

大秦帝国

第一部

黑色裂变 下卷

修订版

孙皓晖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大
秦
帝



大秦帝國

第一部

黑色裂变 下卷

修订版

孙皓晖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九章 霹雳手段

一 栌阳城阴云四起	389
二 神农大山的墨家城堡	401
三 墨家论政台一波三折	412
四 阴谋与孤独的老人	423
五 阴谋阳治 霹雳手段	428

第十章 蒹葭苍苍

一 鼎沸中游离的浮冰	440
二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	445
三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	453
四 风兮雅兮 我心何堪	462
五 洒满阳光的新都工地	468

六	大峡谷里的神秘新军	472
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 天算六国

一	神秘天象逼出了楚宣王的妙策	487
二	魏惠王君臣雄心陡长	500
三	齐威王吏治的奇特手段	508
四	稷下学宫的人性大论战	514
五	围魏救赵 孙臆打了千古一仗	531
六	孟子论剑示射 长歌一抒漂篷之志	547
七	申不害变法夭折 马陵道庞涓被杀	554

第十二章 收复河西

一	卫鞅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	573
二	魏国庙堂的名将与老将	577
三	卫鞅出奇兵 老龙贾酣战身死	584
四	秦步决魏骑 公子卬全军覆没	591
五	战国格局大变 咸阳祝捷封商君	605

第十三章 雨雪霏霏

一	宏图忧患两叹嗟	612
二	孤帆漂篷水成冰	616
三	黑林沟夺情明法	631
四	崤山峡谷的神秘刺客	637
五	秋风山庄两情长	643

- 六 病榻上的秦孝公怦然心动 655
- 七 神医扁鹊对秦孝公的奇特诊断 661

第十四章 冰炭同器

- 一 秦孝公的大婚盛典 673
- 二 灰色影子与蒙面石刻 682
- 三 蒙面来客与神秘预言 688
- 四 嬴虔甘龙的诡秘暴亡 698
- 五 太子嬴驷乍现锋芒 706
- 六 商君府来了名士说客 712
- 七 秦孝公梦断关河 715

第十五章 万古国殇

- 一 沉沉夜幕 重重宫闱 722
- 二 流火落叶公器心 730
- 三 消弭风暴的哲人溘然长逝 738
- 四 濒临危难 理乱除奸 742
- 五 渭城白露秋萧萧 749
- 六 本色极身唯忧国 765
- 七 冬雷暴雪 775

第九章 霹雳手段

一 栎阳城阴云四起

卫鞅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。

铁工坊的大火扑灭，铲除了焦土废墟，不消几日，砖石砌成的大屋代替了原先土墙木柱的破旧房子和工棚，铁工们一片欢呼，立即又紧张忙碌起来。就铁工坊而言，更新了破旧作坊，铁器产量有所增加，未尝不是好事。但是，铁工坊事件的当晚，墨家剑客刺杀卫鞅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栎阳城人心惶惶不安，各种流言又一次弥漫开来，波及到不明真相的郡县山乡。卫鞅的气恼正在于此。

他很清楚，袭击并赶走墨家子弟者，必定是同情变法维护自己的某种势力。但他们却是帮了一个倒忙，使栎阳城乃至秦国冬眠的反变法势力苏醒了过来，国人因为获得土地而唤起的变法激情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，又忐忑不安地怀疑起来。这肯定是袭击墨家的势力始料不及的。

袭击墨家者，究竟是何等势力？

以卫鞅对天下民间力量的了解，想不清来路。能在栎阳城将三十个墨家剑客在片

刻之间干净利索地赶走,绝不是等闲门派。战国学派中,能和墨家在秘密行动上争高下者,唯有鬼谷子一门。其余学派虽多有深藏不露的特出剑士,毕竟是修学为主,不可能实施这种霹雳风暴般的袭击行动。即使是名将渊藪的兵家,也因志不在此而素来不事秘密行动。那么说,是鬼谷子一门发动了这场袭击?有可能。因为鬼谷子一门在政学上是坚定的法家,历来反对墨家用大而无当的“兼爱非攻”干预国家法治。再者,鬼谷子一门多奇能异士,高明如百里老人者当有数十人之多,虽在整体行动上与墨家无法抗衡,但在一次行动中击败墨家还是完全有可能的。然则,鬼谷子一门一旦出山,组织非常严密,不可能不给自己一个消息。难道老师违背了让他独自承担人世风险的诺言,想伸手帮他?不,不可能。老师与他的约定,凝聚了漫长的思虑,那是老师对抗天下的秘密试验,不可能改变。再说,以鬼谷子一门的为政智慧,岂能想不到这样做的后果?岂能帮他一个倒忙?应该说,不会是鬼门所为。那么,能有何人?难道山东六国会保护我卫鞅么?匪夷所思。

此时景监走进书房:

“我闻,近日甘龙给太子讲书了,讲的是《尚书》之《洪范》篇。”

卫鞅顿感诧异。这甘龙是太师,尽管名位尊崇,但毕竟不是太子傅,等闲情势下是不能给太子讲书的。按照秦国惯例,太子傅之外的大臣要给太子讲书,首先要由太子傅上报国君,国君许可,方得讲书。如今秦孝公远在西陲巡视,何人许可甘龙对太子讲书?太子傅只有两人,嬴虔居左领銜,公孙贾居右讲书,难道是嬴虔做主请甘龙讲书?这件事看起来微不足道,但是却有着微妙深远的纠葛。太子乃国家储君,变法国策能否延续,太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太子接受何种治国主张,则又是国策变化的根基所在。秦孝公不可能不明白其中奥妙。但是太子正在少年,同时为了安抚元老重臣以保证变法顺利,秦孝公才让公孙贾做了太子傅,为防万一,又让耿耿忠心的兄长嬴虔居左领銜;同时明确告诫公孙贾,三年之内,主要给太子讲授技能性知识性经典,诸如农书、乐书、兵书与儒家六艺等。秦孝公曾对卫鞅暗示,合适时候,将把教导太子的重任交给卫鞅。卫鞅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。如何不迟不早,偏偏在墨家刺客暴露而流言四起的时候,甘龙竟然给太子讲书了?而且是赫赫有名的《尚书·洪范》篇!

“景监,我要去拜会公子虔,你以为如何?”

“该当如此。公子虔乃首席太子傅,也许与他有关联。”

片刻之后，一辆粗朴的轺车驶出左庶长府，直奔上将军嬴虔府邸而来。变法繁忙，卫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与嬴虔单独见面了。作为现任执政大臣与曾经执掌军政大权的重臣，卫鞅与嬴虔本该经常沟通的。卫鞅心中十分明白此中利害，然则秉性所致，卫鞅对没有公事内容的诸种拜会与沟通始终没有兴致。“极心无二虑，尽公不顾私”是当时名士们对卫鞅的评价。这种性格在寻常士子身上即或有，也难以极端化地表现出来。但在卫鞅这样的执政大臣身上，则这种极端性格完全可能将人变成冷冰冰的公务机器。繁忙的公务淹没了一切，渗透在卫鞅的行动与生活中。这种无私忘我的禀赋，就在无穷的公务中放大了，极端化了。在官场交往中，卫鞅没有私交，唯有公务。与任何人谋面，公事一完立即送客。他处置公务的速度令所有的属吏吃惊，满满两案公文晚上抬进书房，第二天卯时便准时分发到各个官署，从来没有延误过哪怕半个时辰。吏员报事，没有人超过半炷细香的时刻。卫鞅有规矩，铜壶滴过二十，吏员还不能将一件事说明白，立即让他下去理清头绪再来。三次超出，罚俸一石，六次超出，贬职迁官，调出左庶长府。两年多来，卫鞅已经罚了十三人，贬了九人。没有专精公事而心无旁骛的秉性，这种极高的处理公务的功效根本是不可能的。

要如此一个执政大臣去经常性地拜会应酬，自然是无暇为之。

与卫鞅相反，嬴虔却是悠闲得很。自嬴虔将左庶长位置让给卫鞅，嬴虔的公事就大减少。官场政坛，公事多少就是权力大小。一个悠闲的官员，即便是位高名尊，假若必须做的公事很少，无疑就是权力已经减少了。秦国的左庶长爵位不高，但历来是兼领军政的权臣位置。嬴虔既然让出了这个位置，原本在军中的事务也渐渐减少。上将军职位虽在，但在不打仗时却没有多少实际事务。因为日常性的军政大事也归左庶长，具体军政则有车英这样的将军和大小军吏。所以，这个上将军也几乎成了一个挂名的统帅。至于太子傅一职，对他更是有名无实，本来就可以撒手不管。再说，教他这个火爆性子去细致调教一个少年侄子，也真是未做先烦。如此一来，正当青壮的嬴虔，竟然和老太师甘龙一样闲暇了起来。虽则如此，嬴虔并没有任何怨言。他知道为政在专，多一个人插手，往往事倍功半。当初自己既然对尚贤让权有功，今日又何须无事生非？嬴虔很通达，无非总觉空落落而已。每日里练剑读书，便成了他最主要的两件事。

听得卫鞅来到，嬴虔高兴地迎出门来：“呵，左庶长大驾光临，当真稀客！”说着走到车前，伸手要扶卫鞅下车。

卫鞅一旦将拜会来往当做公务,心思便机警细致,对每个细节都非常注意。他在辎车上一路站着,见嬴虔出门走来,便遥遥拱手,辎车尚未停稳便跳下车来,迎住了嬴虔的双手爽朗大笑道:“太子傅,别来无恙?”使劲摇摇嬴虔的胳膊,就像军旅中老友相见一样坦率。

“手劲儿好大!我可不行了。”嬴虔大笑,拍打着卫鞅肩膀,“进去说话。”便拉着卫鞅的手一路笑谈着进得府来。嬴虔府邸在秦国算很是宽敞的大府邸,五开间四进带一个小跨院,一进门厅护卫,二进一座小庭院,三进正厅,四进书房剑房。嬴虔领着卫鞅穿房过厅,边走边指点介绍,最后推开剑房走廊的一道圆门笑道:“此地如何?”

眼前一座幽静的小院:几株桑树,一畦菜田,顶头一座土堆的山包,山上有一座小小石亭,亭下有石桌石墩。整个院子整洁干净,使人身心为之一爽。卫鞅不禁赞叹道:“身居城堡,有此田园小筑,此生足矣!”

嬴虔大笑:“这是小跨院改的,左右无事,花了我半年工夫。”

“你我就在石亭叙谈,如何?”

嬴虔拊掌笑道:“妙!我也正有此意。家老,搬一坛好酒来。”

两人在山顶石亭坐定,秋阳无力,凉风半透,分外清爽。家老搬来一坛好酒、两尊食鼎并一应食具,一切周到,悄悄下了亭子。

“来,你我经年不见,先干此一爵!”嬴虔慨然举起大大的酒爵。

卫鞅举爵:“近在咫尺,少来拜望,先行谢罪了。”一饮而尽。

“哪里话来?你公务繁忙,我疏懒成习,各杖五十!干!”嬴虔大笑饮尽。

卫鞅咂咂嘴,拍案笑道:“此乃赵酒!多年未沾,今日有此口福,再干!”

嬴虔脸上迅速掠过一片红潮,慨然笑道:“惭愧惭愧。这是赵国一个故交马商送了一车。我历来不饮赵酒,送了公孙贾几坛,留下几坛,偶尔饮了一回。嗨!娘的,就是不一般!早知你如此品评功夫,你我分了岂不大好?竟便宜竖子也!”又是一阵大笑。

“酒茶无家,原是放不住。”卫鞅笑道,“公孙贾也好酒么?”

嬴虔摇摇头:“哪里?他拿我的酒给老甘龙上贡也。”

“岂有此理!老太师滴酒不沾也。”

“你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老甘龙在外不饮酒,然在家却用酒浸草药饮之。”

“浸药之酒,宜醇厚凛冽,赵酒对路。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嬴虔笑道，“那公孙贾来我这儿讨去几坛，送了老甘龙。”

“也是。公孙贾与老太师毕竟有师生之名，敬师原是该当。”

嬴虔微微冷笑：“敬师？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，公孙贾也。他是为了劳动老甘龙替他讲书。”

“讲书？请老太师教诲他儿子么？”

“哪里。给太子讲书。公孙贾在我这里絮叨，言说他自己修习甚浅，几篇古文揣摩不透，想请老甘龙给太子讲课。你说此等小事也来聒噪，烦不？过了几日，又来絮叨，说老甘龙已经答应，问我该讲何典籍？我哪儿知道啊？就说你自己看吧。不想他竟厚着面皮向我讨酒，说我不饮赵酒，不妨教他孝敬老师。你说，他如何就知道我不饮赵酒？那个笑啊，让我发腻。我给了他几坛酒，立马送客！”嬉笑怒骂间，嬴虔充满对公孙贾的轻蔑与厌恶。

卫鞅听得分明，心中不禁一个激灵——好个阴鸷的公孙贾！事事都向首席太子傅“禀报”了，又事事都按照自己的谋划办了。嬴虔却是什么也不知道，却又无法说自己不知道，但凡有事，又必须担待。仔细一想，此事还只有嬴虔这个角色可以扳过来。卫鞅又大饮了一爵，慨然笑问：“公子，可知老太师给太子所讲何书？”

嬴虔摇摇头：“管他甚书？还不都一样？酒！”

“老太师讲的是《尚书》之《洪范》篇。”

“有何不妥么？”

“公子，《尚书》之《洪范》篇，乃殷商箕子对商王讲述的治国主张，王道阴阳学说之经典，师古敬天，贬斥人为。王道之说，无出其右。”

嬴虔一怔，思忖间脸色便阴沉起来，“啪”的一掌拍在石桌上：“直娘贼！”仿佛又在军中，粗鲁地骂了一声霍然站起，“左庶长自回。我去太子府。”

甘龙正在侃侃讲书，抑扬顿挫，有声有色。

秦国的太子府，实际上是国府宫的一个偏院。院中最大的是书房，六间房子中分为二，东面是讲书厅，西面是读书写字房。公孙贾给太子的作息时段划分得简单明了：五更至卯时练剑，早晨练字并刻简，午饭后讲书，晚间一个时辰温习。

太子嬴驷是秦孝公与比他大几岁的一个侍女所生。那个侍女叫采桑，生下嬴驷后

一个月便突然失踪了。她在嬴驷身旁留下了一方白布，血写着八个大字——身患内疾，远遁山林。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初知人事的嬴渠梁那时很是气愤，认为采桑是个无情无义的女子。及至加冠成年，嬴渠梁才理解了那个美丽侍女的苦心——老秦风习朴野，私生子倒是照常承继大业，然对其母却往往有诸多非议。采桑若留在宫中，蛊惑储君的恶名在宫廷纠葛中随时可能成为儿子的致命陷阱。断然离开，一了百了，岂非聪敏绝顶的奇女子？从那以后，嬴渠梁幡然悔悟，发愤立身，竟一直再没有娶妻立后。

嬴驷由太后抚养长大，天赋过人，成熟颇早，十二三岁就像一个成年人般深沉多思。寻常时日听公孙贾讲书，他极少像一般孩童那样问来问去，偶然问一句，却往往令公孙贾难以作答。有次，公孙贾讲许行的《农经》。嬴驷突然问：“先生言，许行楚人，南蛮嚼舌，如何通中原农事？”公孙贾面红耳赤，沉默片刻方才答道：“此乃孟子之言也，吾何以知之？”

今日讲书的是甘龙，嬴驷倒是非常恭敬，听讲一个时辰神色肃然。小太子很景仰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师，从小就知道他是秦国的三世老臣、学富五车的东方名士。《尚书》又是他第一次听治国大道，确实是津津有味。

“统而言之，《洪范》篇乃万世楷模。五行、五事、八政、五纪、三德、五福、六极，乃天地万物运行之恒辙，治国理民之大纲，交友为人之准绳也。三代之治，所以垂世，皆赖箕子《洪范》之力也。春秋以降，王道式微，霸道崛起，此所以天下大失康宁，水深火热之故也。惜我秦国，本东周开国诸侯，自穆公百里奚力行王道，大出天下以来，世风日下，淳厚尽失，王道湮灭，国势沦落；河西之地尽失，陇西之族屡叛，庶民惶惶，朝野怏怏，国将不国，殊为痛心。呜呼！穆公安在？百里奚安在哉？！”老太师甘龙讲到最后，白头颤抖，伏案痛哭失声了。

嬴驷毕竟童稚纯真，惊讶非常，连忙上前抚慰：“老太师莫要伤恸，国家大政，从长计议也。公父回来，嬴驷定然禀明老太师一片忠心，力谏老太师主政治国便是。”

“咳！”公孙贾重重地叹息一声，泪光晶莹，哽咽有声，“太子也，今非昔比，断断不可莽撞。老太师一片苦心，太子心知足矣，何敢奢望亡羊补牢。”

“老师之言差矣！”嬴驷慷慨正色，“亡羊补牢，犹未晚也，何谈奢望？尔等老臣，难道以为公父乃昏庸之辈，不纳忠言么？”

公孙贾大为惶恐，伏地叩头不止：“太子休出轻率之言，臣等委实吃罪不起。老太师

风烛残年，臣亦久欲逃遁山林，岂敢过问朝局？”

谁知嬴驷更加气恼，小脸儿通红，尖声叫道：“岂有此理？秦国难道成了危邦不可居么？谁将国家搅成了如此模样？骨鲠之臣都要走！谁？说呀！怕甚来……”却突然打住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。

嬴虔一脸寒霜走了进来，冷冷道：“驷儿，身为太子，对大臣不敬，成何体统？”

嬴驷和所有的公室子弟一样，素来害怕这位威猛庄重的伯父，况且他又是太子左傅，管教自己名正言顺。脸上一红，声势顿时萎缩，期期艾艾道：“驷儿，见、见过公伯。没、没说甚……”

“国事有官称。不是公伯，我是左太子傅，来检视学业。”嬴虔冷冰冰打断嬴驷，将“左太子傅”几个字咬得又重又响。

甘龙正在泪眼蒙眬，一时竟有些茫然。虽然他是资深老臣，但对霹雳猛将嬴虔却素来敬而远之，实则是敬畏三分，况且今日又在太子府，嬴虔分明便是正主儿；自己身为太师，对太子讲书本也无可厚非，但讲出局外，总有些不妥。虽则甘龙内心忐忑不安，但毕竟是久经沧海，漫不经心地哽咽着：“左傅见谅，都因老夫感念穆公，有所失态。太子劝慰，原是体恤老臣，莫要责怪太子才是。”

嬴驷感激地望了甘龙一眼，觉得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师很有气度。

公孙贾原本难堪困窘之极，但在嬴驷甘龙的一遮一挡之后已经冷静下来，他抹着眼泪拱手道：“公孙贾参见左傅。太子有过，公孙贾有责，愿受惩治。”

嬴虔却大咧咧一笑：“你个公孙贾，我是闷得发慌来转转。老太师讲书，如何不告我一声，让我这粗憨也长点儿学问？”

“左傅笑谈了，不是禀报你了么？左傅还教我赠送老太师赵酒也。”

嬴虔一怔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糊涂糊涂。那好也，从今日开始，每次我也来听，左右闲着无事，何如长点儿见识？老太师，继续讲了。”

甘龙拱手道：“已经两个时辰了。老臣年迈，不堪支撑也。”

嬴虔又是一阵大笑：“老太师能讲书两个时辰，老当益壮，可喜可贺。我呀，最怕说话；半炷香也撑不得，非哑了喉咙不可。”

公孙贾笑道：“老太师委实劳顿，下次讲书，我当专程请左傅监讲。”

嬴虔脸色一沉：“监讲？你疑心老太师，会用邪说蛊惑太子？大胆！”

公孙贾想不到丢给嬴虔的烫手山药,竟如此快捷利落地回到了自己手上,忙不迭挤出一脸笑容,连连拱手:“岂敢岂敢,有罪有罪。老太师见谅!左傅见谅!”

甘龙皱着眉头冷笑道:“公孙贾,学着了。左傅,老夫告辞了。”佝偻着腰身,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咳嗽着出了门。嬴驷狠狠瞪了公孙贾一眼,连忙赶上去扶着甘龙出门上车。

“右傅大人,何时讲书,不要忘了我,记住了?”嬴虔笑得森然。

“公孙贾但凭左傅大人定夺。”公孙贾满脸堆笑,双腿却簌簌发抖。

刚刚掌灯,吏员便抬进满满当当两案公文。卫鞅在书案前坐定,准备开始批点。正欲提笔,景监匆匆走进,将太子府的事备细说了一遍,卫鞅禁不住大笑,却是甚话也没说。景监知道卫鞅规矩,说完立即忙着打理公事去了。刚刚批得几卷,卫鞅突然觉得面前有个身影,不自觉间,手中铁笔短剑般飞出。随即抬头,却见侯嬴握着铁笔微笑着站在面前。

“是侯兄。”卫鞅嘘了一口气,“吓我一跳。来,请坐。”

侯嬴笑道:“我看这铁笔不错,管中有箭头,可谓绵里藏针也。”

“侯兄有眼光,此乃铁笔剑,老师赠我的,不想第一次就用错了。”

侯嬴坐到对面:“鞅兄,我听说城里有过刺客,特来看看。荆南失踪,你可要加倍小心。”卫鞅点头,随即深锁眉头道:“侯兄,你说天下哪个学派能与墨家剑士抗衡?”

侯嬴一怔,摇头笑道:“如何?你想求援?”

“哪里话来,一夜之间,墨家剑士竟被一个来历不明的门派赶走了。”

“有此等事体?这批剑士真道厉害!”侯嬴惊讶。

“他们显然是想帮我,岂不知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。”

侯嬴脸色微变:“如何?帮了倒忙?愿闻其详。”

“咳,”卫鞅叹息一声道,“也难怪。他等如何能明了这政道奥妙?为政治民,诸多事情是不能大白于天下的,这便是所谓国家机密了。权臣执政,永远都会有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政敌之仇杀,可防可治,不可告民。原因何在?这民情如海,有风必有浪,浪急则国家倾覆。政敌之行若大白于天下,反治疲民便会与之通连呼应,使民心不稳,国策难行。墨家乃近百年来震慑天下的正正之旗,在民在官,皆可振聋发聩。墨家对我变法

之偏见,本属误解,必能消除。今墨家剑士在栎阳被袭击驱逐,加之一场大火,使朝野皆知墨家认定秦国变法乃暴政虐民,流言便会不胫而走,如此长了谁的志气?灭了何人威风?变法正在爬坡之时,庶民方醒未醒。经此一举,民心惶惑,无从辨识。墨家之误解又会更深一层,岂非要大费周折?侯兄思之,这是否帮了一个倒忙?”卫鞅说得缓慢沉重,忧心忡忡。

侯嬴听着听着,额头渗出晶晶汗珠,大是惶惑不安,突兀自语:“如何没想到这一层?”又警觉醒悟,笑道,“鞅兄勿忧。敢与墨家对阵者,必非寻常之辈。我之愚见,解铃还须系铃者,也许他们自己会补正。”

卫鞅感慨一叹:“虽则帮了倒忙,然则卫鞅有此无名知音,也足可自慰了。知我变法者,唯此人也!又何求补过?”

侯嬴也是一叹,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感动:“鞅兄,侯嬴告辞。”

送走侯嬴,卫鞅无心披阅公文,在庭院中踱步,仰望天中明月,却是心潮起伏。不知白雪可曾平安回到了魏国?墨家会不会找她的麻烦?君上在西部巡视,如何还没有消息?车英找到君上了没有?墨家仓促退去,下一步可能如何?和墨家的这场敌对误会如何化解澄清?有没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墨家总院……乱纷纷想来,一时没有头绪。但无论如何行动,都要等君上回来再说,栎阳不能没有镇国之主,君上与卫鞅,必须有一人守在栎阳。还是君上镇国合适,毕竟是卫鞅对山中生活与学派门户熟悉许多,绝不能让君上去冒险。对,正是如此。变法已开,没有我卫鞅,君上可以继续推行变法。没有了君上,我卫鞅在秦国岂能站稳脚跟?想着想着,卫鞅清晰起来,觉得应该乘窝冬季节化解墨家误会,给来年春天推进变法扫清道路。山地纵然费时,三个月时间,长途跋涉一次也算够了……

突然,马蹄声急如骤雨,在静夜长街如惊雷滚过。仔细一听,正向左庶长府而来。卫鞅心头一震,大步匆匆向府门走来。

马队正在左庶长府门前收住,车英滚鞍下马:“车英参见左庶长!”

卫鞅心头一沉:“车英,君上何在?”

“禀报左庶长,君上执意孤身赴险,到神农大山找老墨子论理去了……左庶长!”

卫鞅心头轰的一声大跳,面色骤然苍白,摇摇晃晃地站不稳。车英一个箭步冲上,扶住卫鞅。此时景监已经赶到,立即和车英扶着卫鞅回到寝室。当太医被急如星火般

唤来时，卫鞅已经从卧榻翻身坐起，挥手吩咐所有人退下，唯留景监车英在房中。卫鞅走下卧榻，双腿犹自发软，强自扶着剑架道：“车英，详情如何？仔细说来。”

卫鞅的震惊昏厥，使景监、车英乃至左庶长府的所有吏员都深深震撼。这个在他们看来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卓越人物，闻君急难竟是如此急火攻心，可见其对君上、对秦国的耿耿忠心。战国之世，风雷激荡，唯有肝胆相照才能杀出一条生存之路。唯其如此，人们对大忠的渴望和崇尚达到了极致。一个人可以才能平平，但只要有耿耿忠诚的德行，就会受到人们的赞许、景仰和追随。才华横溢而不忠不义，则为天下所不齿。忠于家国，忠于君父，忠于功业，忠于友谊，忠于爱情，忠于知音，忠于学派，忠于信念……无尽的忠诚在残酷激烈的大争之世磨砺出炫目的光华，数不清的忠臣烈士，留下了天地为之变色的故事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人们对忠诚的景仰都不会稍减，都会为之感动不已。卫鞅醒来的时候，屋中所有的眼睛都含着泪水。他们的泪水凝结了对卫鞅的崇敬，也凝结了对老秦国的忠诚。况且，卫鞅是山东士子，是外邦人，他对秦国的忠诚更容易激起这些老秦人的情感波澜。

卫鞅却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只是紧紧盯着车英。

车英脸上汗水和着泪水，擦拭一把，从头讲述了追赶国君、国君遇险、国君决意进山和自己被严令返回栎阳的详细经过。重述秦孝公“秦国不能没有左庶长，左庶长是秦国新生的厚望”这段原话时，卫鞅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又一头栽倒在榻上。

半个时辰后，卫鞅醒了过来。他终于平静了，喝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，精力也恢复了过来。思忖有顷，他对景监简略地交代了必须在晚上完成的公务，便匆匆出门了。

时近四更，栎阳街市已经沉寂。卫鞅来到渭风客栈门口，只见漆黑一片，往日挂灯笼处挂上了一个隐约可见的大木牌。卫鞅绕到偏门，也是大门上锁。稍一打量，街中确实无人，卫鞅登上门前石礅，轻轻一纵，跃上墙头。看看院中无人，听听又是静悄悄一片，卫鞅手搭墙头，无声地落到院中。

卫鞅相信，侯嬴会在客栈留下一个可靠的联络信使，如今一看，竟是完全地按照他的要求撤出了栎阳。此刻，卫鞅真希望侯嬴能有所保留，否则，他的这条应急之策就要落空，面临危难的国君就没有奇士后援。卫鞅此来，是想请侯嬴出山援助秦公的。他了解侯嬴，知道他是一个罕见的风尘隐侠。但他从来没有说破这一点，一则是没有必要，

二则是作为法家名士，卫鞅对“乱法游侠”历来不赞成也不相交。假如不是白雪，侯嬴也不是商家，卫鞅即或相识也不会有交谊。时也势也，在这种精兵猛将无以着力的特殊时刻和特殊对手面前，需要的又恰恰是这种独往独来具有超凡个人行动本领的游侠人物。侠士们常说：“法以治国，侠以补世。”卫鞅对此从来视为笑谈，不想自己今日竟真要请游侠“补世”了，不禁感慨中来，第一次感到天下之大，竟然真有法治威力所不能到达的死角。甚至于自己目下的行动，和游侠又有何不同？心念及此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猛然，卫鞅听到了侯嬴住的那排大屋中有轻微的鼾声……有人！

卫鞅轻步来到门前，想了想，“啪啪啪”敲门。

“谁？”一个粗重的声音带有明显的警觉，卫鞅听见他已经到了门后。

“你家主人在么？我是老国来的朋友。”

“安邑来的么？等等。”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大汉搓着睡眼蒙眬的脸，使劲摇摇头，才看清眼前来人，“哎呀，你从安邑刚来？晚了，事情早完了。”

“侯大哥何在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我光管看家。”

“看家几个人？”

“就我和河丫，两个。”

“河丫？可是陈河丫？”

“啊，对！不对！你如何识得河丫？”粗憨的问话显然有些醋意。

“河丫住哪里？我要找她说话。”

“好，跟我来。河丫，有人找！”

“哎，来了……”白雪住过的小院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应答，就听见一溜碎步声，接着拉开门，“谁找我？噢，大哥！”河丫一下子抱住了卫鞅。

“啊，是大哥呀。稀客稀客，快进去，院里凉。我去煮茶！”大汉一下子热心起来，一溜小跑去了。

卫鞅拍着河丫肩膀笑道：“河丫，白姐姐呢？”

“还说，她们都走了，不带我。本来我就要回老家去了，可听黑柱子说，有人要杀那个甚？噢，姓卫的左庶长，变法可能不稳当，我就没走。来，大哥，进去坐。你从哪儿来呀？我给你弄饭吃……”河丫高兴得语无伦次。